

田汉全集

第三卷
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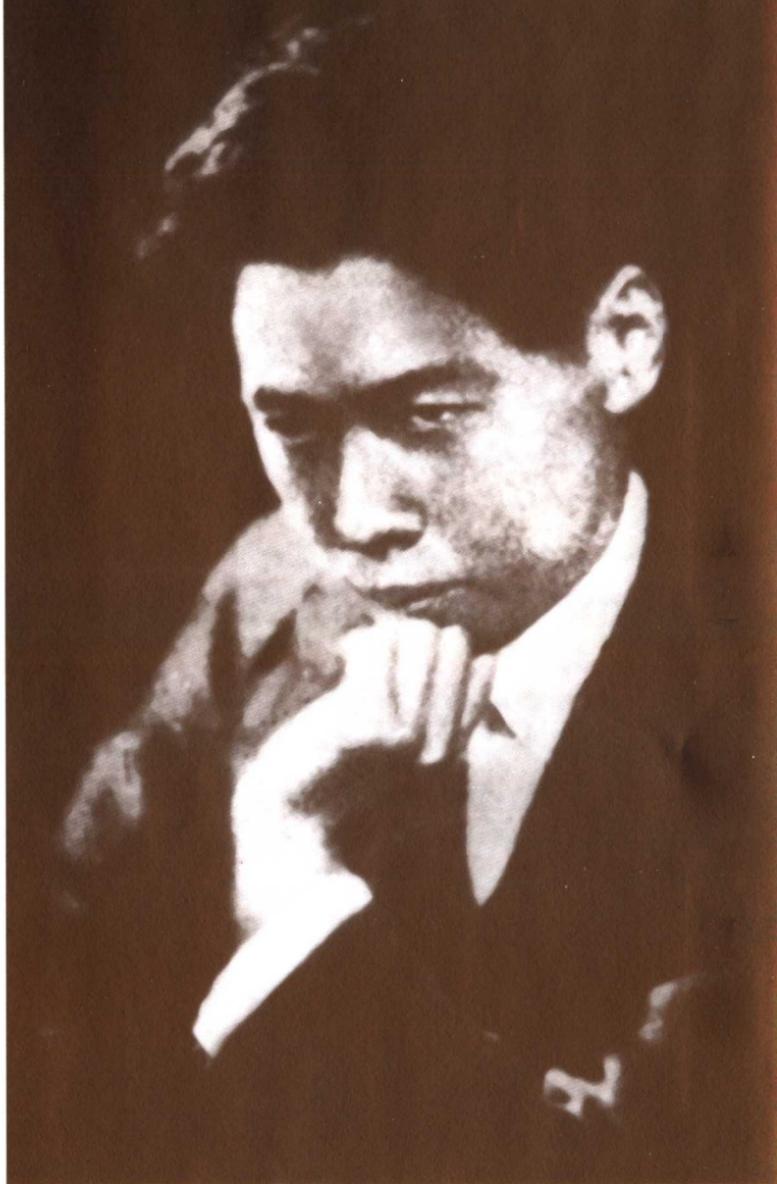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三卷

田汉全集

话剧

花山文艺出版社



田汉 1930 年在上海



田汉从1924年开始创办《南国》半月刊，以后又主编《南国》杂志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成立，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徐悲鸿主持绘画科。图为绘画科师生，站立者自左起为教授孙师毅、叶鼎洛、徐悲鸿，前坐者为田汉



1929年部分南国社成员在南京，从左起：谢寿康、俞珊、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刘艺斯



南国社在二十年代演出的
《苏州夜话》 唐槐秋饰画
家，唐叔明饰卖花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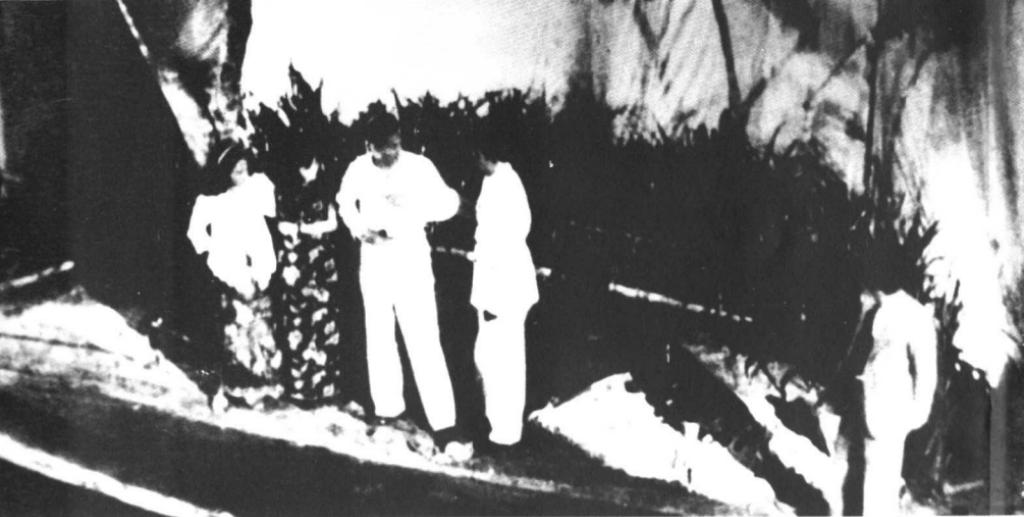
南国社成员。左2起 王
素、田汉、孙师毅、陈
凝秋(塞克)、左明、赵
铭彝，右1为张慧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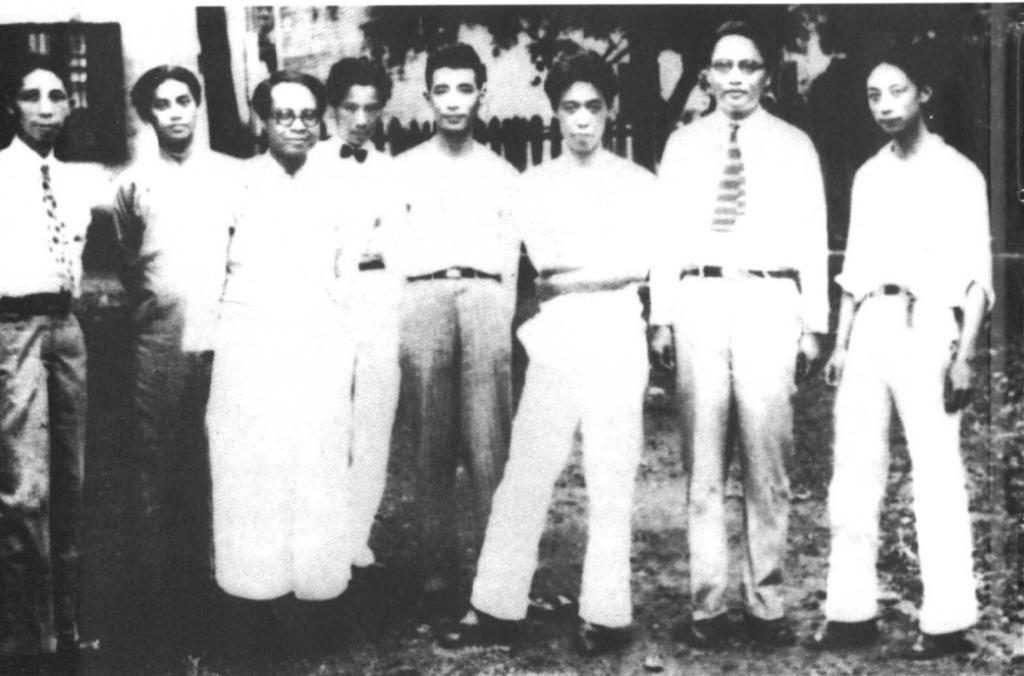
田汉（右）与南国社演出《湖上的悲剧》的主要演员，
左起：万籁天、左明、王素，站立者为田海男



田汉(站立者左4)洪深(左3)与南国社成员张曙、金焰、
郑君里、康白珊、赵铭彝等



田汉剧作《回春之曲》在上海演出，主要演员金焰、王人美、顾梦鹤、袁美云



1929年南国社在南京第一次公演，左3熊佛西，左5起：万籁天、田汉、洪深、左明



南国社成员摄于南京，站立者左第7人为田汉



田汉与南国社演员在南京参观晓庄师范，站立者左第5人为陶行知，第8人为田汉



聂耳在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中饰码头工人周桂生，田海男饰小栓子

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
(1934年)



本卷说明

本卷编入作者自1932年11月至1936年4月所创作的话剧剧本13个、歌剧剧本2个。

目 录

母 亲 (一幕话剧)	(1)
雪中的行商 (独幕话剧)	(19)
扬子江的暴风雨 (两场歌剧)	(37)
旱 灾 (独幕话剧)	(73)
水银灯下 (独幕话剧)	(89)
回春之曲 (三幕话剧)	(109)
暗 转 (独幕话剧)	(153)
梦 归 (独幕歌剧)	(167)
械 斗 (两幕话剧)	(181)
洪 水 (一幕两场话剧)	(209)
黎明之前 (独幕话剧)	(259)
号 角 (独幕话剧)	(283)
初雪之夜 (独幕话剧)	(295)
晚 会 (独幕话剧)	(313)
复 活 (六幕话剧)	(357)



母 亲

(一幕话剧)



说 明

母 亲 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写于1932年11月，发表于同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4号，剧名下原注“前奏曲”、“为纪念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作”，仅此一幕。1941年收入三通书局版《田汉代表作》。1983年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版《田汉文集》。

人 物 父 亲——米哈爾·維拉索夫，鎖鍵工人，年五十多岁。
母 亲——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华。
伯惠爾·維拉索夫——他们的儿子。
铁 匠——考尔斯諾夫。
老板娘——考尔斯諾华，铁匠的老婆。
旅行者
罗 平
布 景 维拉索夫一家所住的平房。

[母亲——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华，她是一个长大而稍稍有点驼背的老妇人。因为长期在过度的劳作和丈夫的暴力下生活，所以她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侧面行动，就像怕人家来打她似的。她的广阔的蛋形的脸上刻上了无数皱纹，而且好像带点浮肿，她的眼睛和这种工人区域的女人一样，含着一种阴暗不安和多少的哀愁。在她的右眉上你可看见一块很深的伤痕，这自然是她丈夫的赐与，因着这种赐与，她的眉毛不免有点吊上，看看就像

右耳的位置有些偏向左边。还有足以使这备尝辛苦的柔弱的女人予你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她那浓暗的头发里边已经生了白发。

〔她正匆匆忙忙地借着窗外送进来的夕阳光在靠右边的厨灶上预备她丈夫和儿子回来吃的夜饭。

〔听得那从平原的一端送来悠然的晚钟的声音时，这老妇人又急忙停住烹调的手，走到圣像座前跪下，很虔敬地做她的晚祷。这，用她自己的话，“我这样苦痛而柔弱的人是不能没有上帝的。”

〔但随着这钟声，就是突然自远而近的骂詈声与呼救声：“看你往哪里逃？”“妈的，看你往哪里逃！”“救命啊！”“天哪，救命啊！”——那叫喊“救命”的中年女人疾风似的从门外逃进来，赶快把门关了。但门外的人用铁锤把门敲得咚咚的响。她回头跑近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尼洛娜太太快救命！我丈夫要打死我。”

母 亲（迎着她）考尔斯诺华老板娘，不要怕。躲到我的屋子里去。（指着她的卧室）

〔老板娘照着她的话躲进卧室内去了。但门外敲得更急。

母 亲（护住门）考尔斯诺夫老板，对不住，请你别敲门，快要烂了。

〔铁匠在外面：“管不着，沙皇的门我也要敲的。谁叫你把门闩着。”

母 亲 因为怕你在我家里动蛮啊。

〔铁匠在外：“不会的。我敢在你家里动蛮吗？我不怕你丈夫同我难过吗？”

母 亲 好，那你就进来吧。（开门）

铁 匠（肩着铁锤闯然入室，匆匆用眼睛四处搜索）我的老婆呢？

我的老婆呢？

母 亲（指室内）老板娘躲在我的屋子里面。

铁 匠 叫她出来我要打死她！

母 亲（一面拦住，一面说）老板娘不是满好的吗？多么能帮你做事，干吗要打死她呢？

铁 匠 因为——因为她不让我喝酒。

母 亲 真是你们男人少喝点酒我们就好得多了。

铁 匠 男人不喝酒还成？（他的目光忽然接触了壁孔上的酒瓶，丢下铁锤，赶忙饿狼似的扑去，取了瓶子一看）啊呀，上等的“瓦土卡”，好极了！（伸着那酒精中毒的指头就要去开）

母 亲（吓得发抖，急止住他）不成，考尔斯诺夫老板，不成！这是我丈夫最欢喜的酒，他自己都没舍得吃，特意藏在那里的。

铁 匠 管不着，好酒藏起来不吃，有这样的傻瓜！（他用牙齿咬开瓶塞就向自己口里倒去）

母 亲（搓着手）我丈夫回来了怎么办？我丈夫回来了怎么办？

铁 匠（吃惊，停住口）什么，你丈夫回来了？

母 亲（知道他怕她丈夫）是啊，你瞧，（指窗外）他从那面回来了。

铁 匠（跟着望，醉眼中仿佛有人）啊呀，真的吗？（急忙再喝一口，把瓶子放下，嘴一抹，恭足地说）尼洛娜太太，多谢你的好酒。（匆匆把老婆和铁锤都丢了不管，从门口逃出去了）

母 亲（送到门口望着颠颠倒倒的他去远了）咳，都是这么些没有办法的人！（下来拾起酒瓶看看里面还有些剩余，忙慎重地把木塞塞好，依旧藏在壁洞里。口里叫）老板娘！考